

毒
禍

毒

禍

粤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姜玉玲 杨小虹

封面设计：梁 祥

责任技编：陈垂涛

毒 祸

广东省禁毒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69,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200册

ISBN7—218—00801—1/D·119

定价3.60元

全民动员 肃清烟毒

（代序）

广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朱明健

鸦片烟毒，曾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用作对外侵略、扩张、麻痹人民的罪恶“武器”，在人类历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时代在前进，文明在发展，但这个白色瘟疫并未因之而销声匿迹；相反，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继续发展和蔓延，继续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无以数计的损失和灾难。它摧毁了一批批吸毒者的人格尊严，破坏了一个个和睦家庭，诱发出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当今全球范围的一大“公害”。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又果断的措施，仅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把危害中华民族100多年的烟毒彻底扫除了，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我国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无毒国”。但到了80年代，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一些国际贩毒集团勾结境内不法分子，乘我对外开放之机，利用我省毗邻港澳、海岸线长、进出口岸多的特殊地理位置，将毒品从“金三角”秘密带到广东，假道走私、偷运出境，投入国际市场。已绝迹几十年的毒品问题重新在



我省出现，并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贩毒案件数量逐年大幅度上升，案件性质也越来越严重，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广东已成为国际贩毒犯罪活动的一个通道。

贩毒活动的加剧，导致了毒品消费市场的发展，形成地下零售网络，大大刺激、诱发了吸毒活动的出现和蔓延。近两年来，我省吸毒现象已从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向全省城乡延伸，毒品消费市场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全省正面临着毒品的严重威胁。

毒品，曾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这种曾使中国人民蒙受“东亚病夫”耻辱的社会瘟疫，它的幽灵今天又在南粤大地上游动着，在阵阵青烟缭绕之中，一个个正直、纯洁的灵魂被扭曲、被麻醉，有的陷入了罪恶的深渊，甚至被吞噬了宝贵的生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全社会的严重关注。

历史不能忘，国耻不能忘！当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打一场围剿毒品的“人民战争”。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力争在两年时间内，坚决把我省毒品发展蔓延的势头压下去，堵住境外毒源，消除毒品消费市场。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毒品，认识毒品，自觉起来同贩毒吸毒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教育、挽救一批失足者，广东省禁毒委员会和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联合编辑了《毒祸》一书，

通过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宣传禁毒的意义，控诉毒品对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热情讴歌广大执法人员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同毒品犯罪进行坚决斗争的动人事迹。本书的作者，既有理论界、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又有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同志。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不辞劳累，翻阅了大量有关禁毒、戒毒材料，搜集积累了大量的真实素材，并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探讨了吸毒的原因以及深刻的教训，科学地向读者介绍了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是一本生动的禁毒教材。

我们深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加深广大群众对禁毒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从而促进禁毒斗争向纵深发展。

1991年12月

目 录

“红星行动”	1
南国肃毒风云录	33
铁锁铜关	74
破获“白匪”十一名始末	88
警钟	111
白色的梦	131
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	141
飘零的花季	155
白色变奏曲	164
魔鬼的赐赏	174

附录: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毒品管理机构及其对策	190
主要麻醉品简介	218

“红 星 行 动”

“伞”字红三角

一个平常的日子。

一件例行的监管工作。

只是由于一个小小的异常征兆，1989年3月21日，这个日子在法律的注视下，成为一件罪案的代号——“3·21”特大贩毒案。

它引发了一场跨越三国四方，长达7个月，逮捕国内外人犯数十名的缉毒之战。

广州黄埔港。

300箱从广州发往美国纽约的女装折叠伞，在新港申报出口，已办好所有出口手续以后，突然，无任何正当理由，又要求改从黄埔港出口。

黄埔海关监管人员，像在心电仪前监测患者病况的医生一样，高度警觉地捕捉到了这一异常的“心跳”现象，果断地调整了现场监管力量，对这批货物进行重点检查。

下午4时，沉重的集装箱门缓缓打开了，包装整齐的雨伞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外观查验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是否开箱检查？

关员们犹豫起来。工作量很大。万一查不出东西，影响货运，耽误船期，都是不好擦的屁股。

再三斟酌、分析，查！决心终于下定了。

一箱箱雨伞打开来，辉映着冬日温煦的阳光，仿佛在粗犷灰暗的码头上，凭空出现了一片五颜六色的花坛。

启封，开箱，翻检，查验工作单调乏味。尽管如此，海关关员们仍然有条不紊地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检查着。第123箱雨伞被打开了，

“有问题！”

检查员压低的嗓音中透露出按捺不住的惊喜，检查现场一阵骚动，立刻活跃起来。

这是一箱雨伞“三明治”——箱子的顶层和底层都是雨伞，中间整齐地夹着一包包密封的4号海洛因。

沉闷与疲倦一扫而光，检查速度加快了。目标已经明确，查验起来就容易多了。毒品被接二连三地搜查出来。一位细心的关员灵机一动，捡起放有毒品的包装箱仔细观察起来。他相信，箱子的外观上应该作有记号，以便犯罪分子自己识别。果然，没费多大功夫，他便发现在以红色印刷的“伞”字正中“十”的交叉处，有用红色唛头笔标出的小三角。

“伞”字红三角——循此暗号，12箱藏有毒品的雨伞箱被挑拣出来，一一打开，共查获4号海洛因39,500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50克以上者，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39,500克！

这数量可以判处多少个死刑，又可以导致多少受害者走向深渊！

这是一起特大的国际走私贩毒案件！

案件超出了海关的职责权限。3月22日，海关将此案移交广东省公安厅。

案件越过了国界，经有关部门批准，3月23日，国际刑警广东联络处警官主动约见香港警方代表，在深圳就此案进行了首次会晤。

香港！

一个半世纪以前，印度鸦片由此而入，导演出一场震撼中外的鸦片战争。

一个半世纪以后，“金三角”海洛因由此而出，引发了一场虽然缺乏举世瞩目的戏剧性效果，但却更为绵密悠长的毒品战争。

因鸦片战争而闻名的香港，今天仍是世界上毒品走私的集散地之一。

世事如烟。

时间的流逝与事物的延续，总不免会吸引人们去玩味白云苍狗的神秘感慨。

所幸的是，今天，在罪恶面前，文明人类已经团结起

来。毒品不再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工具。它受到全世界法律力量的共同追击。

三国四方猎狼

第一次会晤时，我方向香港警方明确提出，这是一起跨国贩毒案，应该联合侦破。为此，我方拟出一个初步侦破方案：用外观相似的压缩饼干调换毒品后，货物放行。我方派出两名警官跟货上船。货到香港后，需卸岸转船。届时香港贩毒分子必会在港接应，这样就可以人货并拿。

3月25日，第二次会晤在深圳举行。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三国四方”警务人员正式到场。

根据到会各方进一步提供的情报，整个贩毒案件的轮廓渐渐从迷雾中露出端倪——

毒品夹藏在雨伞中从广州黄埔港发运，在香港卸岸，转远洋船运往加拿大温哥华。抵达温哥华后，陆运至多伦多，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纽约。

整个跨国贩毒过程由一个组织严密，人员众多，分工负责的国际贩毒集团一手操纵。沿途各点均有他们的人接应，集团的老板则隐伏在纽约。

会晤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按初步方案行动，势必打草惊蛇，影响全案的破获。在到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下，一个新的周密方案制订出来了。香港警方人员出于对广东同行的尊重，正式提议，以“红星行动”作为这次国际刑警联合行动

的代号。

提议获得了通过。

剧本的名称有了。

细节虽然无法预料，需要参加演出者即兴发挥，但主要情节已经确定下来。

舞台布景也已搭好——这是一出空间跨度广阔的警匪猛片。

万事俱备，就等好戏开场。

首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船期延误。

由于检查，掉包，研究等等，货到香港时，未能赶上当天开往加拿大的货船。经过与航运部门秘密磋商，一个船期延误的“充分”理由拟出来并且公布出去了，终于成功地瞒过了警觉的贩毒分子。

4月23日，我方接到香港警方通知，货物已“顺利”运抵温哥华，要求我方人员4月25日赴港。

4月26日，中国、加拿大、香港警方人员同机飞赴加拿大。美方人员已先期3天出发，以便预作安排。

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腾空而起，盘旋而上。机舱内，尽管思想正在飞快地运转，但外表上，这批负有秘密使命的国际刑警与一般旅客一样，安详地享受着空中小姐的热情服务。间或从机窗望出去，浩瀚的太平洋在机翼下伸展着无垠的蓝色躯体。那些巨浪被视线的距离抹平了，令人感到飞机下的太平洋只是一片无法测量其面积的平静的玻璃平原。

温哥华是加拿大距亚洲最近的海港。港口水很深，冬天

不结冰。横贯加拿大全境的铁路就从这里起步。装有毒品的集装箱从在太平洋上航行了5000多公里、近20天的货轮上卸了下来，又不动声色地装上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火车发出开车的信号，平稳地滑出温哥华站台，开始了它那漫长的运程。

罪恶与法律的代表者，都在注视着这列火车的运行。

4月的北美大陆，虽然阿拉斯加暖流已经带来了春天最初的信息，但是气温仍然在零度以下。洁白的积雪覆盖着莽莽的北美原野，一片平和的景象。

白色代表和平与安宁。

然而，因纯度高而洁白的海洛因，蹒伏在黑暗的货柜里，像潘多拉匣子里的瘟疫一样，等待着罪恶之手的释放。

加拿大国家骑警驻多伦多刑侦局作为东道主，热情地接待了各方人员。套用一句说书旧语，此番正是各路英雄聚会，共商猎狼大计。

第二天，在多伦多刑侦局缉毒处和海洛因科主持下，三国四方猎手们，以及多伦多海关、铁路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放映了我方带去的“3·21”案的案发现场录像。然后集思广益，缜密研究制订了运载300箱雨伞的集装箱抵达多伦多后，各有关部门如何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案。

4月28日，集装箱卸下火车。

铁路部门按惯例，将其存入露天货栈待领。

多伦多骑警派人潜入箱内，安装了追踪器，并派出探员，日夜对其监视。

当晚，“货主”露头了，一件带风雨帽的暗色太空褛把他裹得严严实实，活像一头从森林中闯出来的黑熊。大号墨镜几乎把那张面积不大的脸遮去一半。他警觉地在附近窥测了半个多小时，才施施然趑入货栈。办完领货手续，他说明货物在他来运走前继续存放。待他走出大门时，“黑熊”背后已长上了一条牢牢的“尾巴”。

多伦多的街头，寒风凛冽，人迹稀少，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寂寞地向夜空表演着自己的幻术。“黑熊”归窝心切，缩着身子，低着头直奔“熊窝”——僻静街道上的一套出租公寓。

立即，公寓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

一夜无异。

一个上午也没有动静。

4月29日下午，蛰伏的“黑熊”溜出熊窝，似乎想去吃饭。探员跟着他，走进一家中国菜馆。“黑熊”拣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操着粤腔的国语，点了一桌子丰盛的酒菜，兴致很高地品尝起来。

吃罢，他踱出菜馆，沿着大街漫无目的地散步。最后，一幅电影广告好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驻立片刻，买了一张电影票，走进已经开映的电影院。

探员赶紧跟了进去，借着银幕的光线，看准“黑熊”的位置，在不远处拣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银幕上，快节奏的情节立刻引向火爆的情爱，喘息声从男欢女爱的深渊里升起来，由低至高，从弱渐强，犹如一列

陈旧的蒸汽火车，嘶叫着奔向激情的旷野。不知不觉地，探员被电影情节吸引了，视线移向银幕。

待他回过神来，“黑熊”已经从座位上消失！

赶到露天货栈，保管员的职业性微笑在骑警证件面前迅速冻结。他拿出领货单据，冷淡地说，集装箱已经被货主运走，运往何处是个谜。

对象失控！

消息传到大本营里，引起了一阵焦虑的骚动。

茫茫多伦多，加拿大全国第二大城市，70多万人，密如蛛网的街道，四通八达的交通，犯罪分子随时可能逃逸！

负有直接责任的加拿大骑警更是紧张万分。为山千仞，不能在此功亏一篑！

侦察直升机立即升空，篦头发似地，严密分区搜索。

大本营里，三国四方猎手齐集指挥室，忐忑不安地等待搜索的消息。

直升机轰鸣着，飞机下的多伦多市，如一块银白色的集成电路板，“元件”和“电路”纵横交错。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集装箱的下落，不啻于要在一块集成电板上，迅速拈出一颗灰尘！

一切都押在一张王牌上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句古老的东方格言，闪烁着谨慎的智慧。事先为预防万一，在集装箱内安装的追踪器，现在成为警方手中最后的一张王牌。

万幸，这张王牌果然起作用。直升机捕捉到了追踪器发

出的信号，迅速循迹搜去，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于另一处货栈中找到了这个关系重大，非同小可的集装箱。

经过秘密检查，箱内“货物”原封未动。可以断定，贩毒分子并未发现警方监视。这场虚惊只是犯罪分子狡兔三窟的本能防范伎俩罢了。

消息传到指挥室，全体猎手松了一口气。

5月2日，“黑熊”再次露面。集装箱这次被直接运往火车站，装上火车发往此行的最后一站——纽约。

随即，加、中、港、美“三国四方”刑警同机飞赴纽约。

纽约，人称是美国最奇形怪状又最富于活力的城市。它既是犯罪的渊薮又是美国的艺术之都。那里麇集着闻名世界的种种恶棍：骗子、吸毒者、妓女、皮条客、杀手，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个人嚎叫着倒在枪口下。而在艺术大街上，林立的画廊和豪华的博物馆，却在日夜向世界展示着人类创造的精华与风雅的时尚。标价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美元的艺术品，纷纷被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绅士淑女买走。

也许，纽约的活力，就蕴藏在对上帝与撒旦，天堂与地狱的兼收并蓄上？

发达的经济，使美国成为毒品走私者的乐园。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伊朗、东南亚或南美的一些国家，吸毒现象同样普遍。但是，在世界上任何一处毒品市场里，利润的闪光都比不上美国的诱人。

而纽约，又是美国这个毒品走私乐园中的中心乐园。它拥有数十万瘾君子。除开满足本城需求，纽约的毒品市场还

“友好”地为全国大多数吸毒者，尤其为底特律、布法罗、费城和芝加哥的同道者提供高质量的海洛因。芝加哥几万名吸毒者所需毒粮的3/4是从纽约运去的！

70年代以前，美国的毒品主要来源于中东和南美。越南战争中产生的一个不如战争引人注目，但却比战争本身更为持久的副产品，是东亚毒品进军美国市场。

起初，毒品是通过参加越南战争的军政人员，一点一滴地贩运回去的。西贡成为这种毒品走私的中转站。战争的浓雾遮盖了一切。

70年代开始，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正规的毒品走私集团崛起，取代了那些战争中的业余“炒更者”。其间，虽然毒品贩运路线曾几次变迁，但“东方明珠”香港，以其优越的国际经济交通条件，成为亚洲毒品集散中心的情况一直未变。今天，香港已成为向美国进行毒品渗透的亚洲桥头堡。

在金三角出产的高纯度的海洛因，每克约3美元，经过香港贩至美国纽约，每克海洛因的最低售价变成200美元。

毒品走私利润可超过5,000%！

一个极为危险的利润率。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有100%的利润，将促使人奔走于全世界；在200%的利润刺激下，有人会不惜冒上绞架的危险；当利润率达到300%时，人间的一切法律都可能受到践踏。

而这是超过5,000%的利润率！

无怪乎美国政界人士曾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不会毁于战